

四庫全書薈要

• 乾隆御覽本

集部

文忠集卷一百十七

宋 歐陽修 撰

河北奉使奏草卷上

乞許同商量保州事劄子

臣準勅差充河北轉運按察使伏見河北驕兵作過見據保州招之未肯開門擊之未能速破諸將集於城下而進退攻取未有定計臣今偶被獎擢俾當繁使至於應副糧草軍需之類皆有司之常事臣雖竭力供職未

足以稱陛下用臣之意臣今欲乞每遇軍馬攻討招撫
應干保州事宜許臣與田況李昭亮等同共商量施行
庶幾愚慮有裨萬一如允臣所奏乞特降聖旨劄子付
臣及乞劄與田況等今取進止

舉官劄子

臣近蒙聖恩擢備任使臣勘會本路州縣至多甲馬甚
衆比於三路最號繁難況今兵據保州河決德博虜人
對境未測事宜當此之時以臣非才驟當重責苟一敗

職所繫非輕須藉衆能庶可共濟臣今有奏舉下項官吏五人伏乞朝廷特賜勘會本路州縣闕員及有成資滿任闕處各與差除以備緩急勾當庶幾職務辦集不至敗悞今具姓名畫一如後

一前知長垣縣著作佐郎黃贄臣前任滑州通判日與贄縣境相隣熟聞其政治之迹本人近準勅移知大寧監竊知長垣縣係祇應北朝人使有例免得遠官臣今欲乞下審官院及開封府會問保明

本官實曾祇應人使及合免遠官體例特除一河北路通判差遣

一權充州掌書記龔鼎臣有詞學明於吏術歷官六考有舉主磨勘循資今又成一考見有舉主臣今欲乞檢會本人考第舉主特改轉一京官除注河北路簽判知縣差遣

一新授舒州團練判官徐玉為性明敏有吏幹曉民政其人新授官未赴任臣今欲乞特除一河北職

官或知縣差遣

一太廟齋郎姜潛有文行通曉民間利病熟知河北事宜臣今欲乞特除一河北路縣令或主簿差遣一試國子四門助教李邊有膽勇材或本因白身効用捉賊得功臣今欲乞特除一河北縣尉差遣

右謹具如前臣所奏舉黃贄等五人如蒙朝廷擢用後犯正入已贓及不如舉狀臣並甘同罪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乞不親教閱劄子

臣近準中書劄子節文河北宜選轉運使二員密授經略之任使其熟圖利害陰為預備仰不住遍行巡歷所到據城壁并烽火臺防城動使家事衣甲器械一一覲步仍躬親於教閱處試驗兵士鞍馬次第者臣偶以不才被此責任若乃詢究軍民之利害相度山川之險要幹運芻粟建易城寨以至按察將吏廉其否臧營辦工材督治器甲如此等事乃是朝廷密授臣經畧之職敢

不盡心至如躬親教閱此則主兵之官日行常事兼臣
本司自有職事凡於軍政既不精專而又所至州軍一
歲不過一兩次暫時按視難盡精詳縱欲處置改更未
必皆當況主兵之權貴於統一侵官失職於理非便臣
今欲乞除點檢城壁器甲並依中書劄子內聖旨指揮
外所有轉運使提點刑獄司等躬親教閱一事乞更不
施行如允臣所奏乞明降朝旨

乞許轉運司差兵士捉賊

當司準樞密院劄子節文奉聖旨令真定府路定州路

高陽關部署司各行移文字與合行本路管轄軍馬州
軍今後每遇勾抽係路分管轄軍馬候見本屬部署司
文字即得起發并劄付河北都轉運司亦仰依此指揮
右謹具如前當司近因巡歷至邢州據趙州寧晉縣鄉
兵部頭管用德狀及口稱緝得昨來北京走却壯城兵
士強賊一十一人見在趙州贊皇縣窩藏乞差使臣兵
士指引前去掩捕臣尋為本州及側近地方巡檢縣尉

並在磁洺州會合見捉打劫武安縣賊人次側近應急
別無巡檢使臣可差又緣近準上件樞密院劄子轉運
司差撥兵士不得偶值宣撫使富弼到邢州遂具狀乞
就差使臣兵士已差殿直高惟正帶兵甲前去掩捕次
臣看詳近降樞密院劄子蓋爲大段起發兵臣須候部
署司勾抽不欲令他司侵主兵之權事要統一敢不遵
行臣欲乞今後遇有強惡賊人之處巡檢縣尉地分遙
遠未能救應中間許令轉運司於就近州軍勾撥兵士

一二百人以來應急掩捕所貴不致透漏強惡賊人其餘大段起移兵馬即依近降樞密院劄子指揮如允臣所奏乞降付本司及部署司施行

奏洺州盜賊事

今月十日準樞密院劄子邢州駐泊都監胡承澤奏近準樞密院劄子監逐大名府磁相邢洺州巡檢等捉殺賊盜者今有賊人徒伴殺併到軍賊頭劉貴首級并前後捉殺獲共七人外只有三兩人見已殺併散相度更

不消臣監逐收捉欲乞却歸邢州管勾本職公事候旨奉聖旨令河北都轉運司相度指揮訖奏

右臣昨自到任累據北京邢洺磁等州節次申報軍賊或十人十五人至二十人在西路數州之內驚劫人戶掠奪遞馬并鄉村生馬騎乘倏忽往來不辨頭首姓名及每火人數尋根問得元有殺巡檢縣尉軍賊劉貴一火及近日大名府走却壯城兵士九人共兩火略知姓名雖曾捉殺得數人然其餘黨昌熾愈甚或旋合火伴

或脅逐村人到處一二十人動成羣隊臣今月九日巡歷到洺州南準本州巡檢走報稱有軍賊十四人打奪臨洺界馬遞鋪同時又據磁州申武安縣軍賊二十人入縣衙鬪敵傷着兵士及燒却草市當日又據權巡檢殿直高惟正申邢州沙河縣九月一日有賊一火打劫村民史秀至十一日臣離洺州至故城馬鋪又聞前面馬鋪有賊四人白日騎馬帶甲羣行過往向東雞澤縣賊勢如此交橫其巡檢縣尉等並各未見向前捉捕臣

雖已一面催促巡檢縣尉等及牒逐處併力掩捕及體
量巡檢縣尉內有畏懦不能捉賊者續乞替換行遣次
不委胡承澤妄有申奏只有三兩人未獲意欲速罷捉
賊差使兼臣曾召承澤問當口稱奉宣監捉本不令躬
親捉殺兼宣撫使富弼已權差供奉官武永孚內殿承
制魏辛等充邢洺五州軍捉賊方今盜賊勢雖未衰其
胡承澤臣已牒令却歸本任去訖

乞一面罷差兵士拽磨

右臣準中書劄子訪聞昨來石待舉擘畫酒務內令兵士拽磨所貴省得草料轉運司尋依此遍下諸州軍施行訖今仰立便指揮只依舊用驢子拽磨仍具因依聞奏臣今檢取到元初一宗行遣公案勘會得慶歷三年十一月九日轉運使張沔因巡歷到保州本州通判石待舉擘畫申請乞更不差磨樵驢子只以廂軍兵士推磨所有轉運使張沔尋依所申行下今來朝廷指揮仰疾速止絕本司相度即日已是秋深磨樵踏麴罷多日

兼又保塞亂兵纔息若非時急行出上件指揮深慮扇惑小人別致引惹欲乞直候來年將及踏麴之時只作本司一面行遣依舊却差驢子所貴不至張皇引惹謹具狀奏聞

奏李昭亮私取叛兵子女

右臣近巡歷至保州訪聞得部署李昭亮昨因保州開門後入城將雲翼第九兵士妻女分配與諸州軍軍員等本爲是作亂兵士妻女配與軍營要行戒勵却於其

中揀選軍人女子先自將入昭亮本家及手下兵士使
臣通判官等遞相做做亦各私取歸家軍民傳聞道路
喧沸其李昭亮等知臣覺察舉行遂却轉遞出外即日
未知去處尋據定州通判馮博文狀陳首稱收得長行
許秀女一人臣等勾到許秀女子小姐及元傳送兵士
楊遂王在共三人已牒送真定府通判王鵬於本府置
院推勘去訖謹具狀奏聞

乞不詰問劉渙斬人

臣近知吉州刺史劉渙新到保州因點檢軍資庫有虞
侯張吉無禮及擅開金銀籠子不伏知州指揮已行處
斬訖竊聞前轉運使張沔曾具奏聞深意朝廷別致疑
惑況保州新經兵亂河北士卒素驕處置權宜難依常
法伏乞朝廷更不詰問所貴不致引惹今取進止

訪問逐州利害牒

當司勘會轄下州軍縣鎮地里闊遠戶口財賦兵甲甚
多逐處官吏所見公私利病竊慮當司巡歷未到之間

無由一一詢訪須議專行公文者牒具如前事須牒某
州候到仰遍牒在州及外縣鎮官員內有見得本路及
本職務不便事件及民間弊病可以興利除害者並密
具文字子細條列直赴當司投下以憑看詳可否

乞不令提刑司點檢賞給

臣近準樞密院劄子節文河北諸州軍將來所支廂禁
軍賞給折支奉聖旨劄與轉運提點刑獄司疾速分頭
遍行點檢續準宣頭節文今下河北轉運使副提點刑

獄朝臣使臣候到逐處將賞給物色若是估價尚高便仰重行估計其劄子宣頭並不得下司者臣伏詳朝旨本爲賞給之物不可虧損軍人又緣士卒素驕亦須鎮靜故每于賞給文字多令不得下司者蓋慮張皇却生引惹今若只令轉運司點檢即可以因巡歷名目每到州軍自合點檢倉庫因便於軍資庫內點檢如此方可不至張皇其提刑司自來不管錢穀忽至州軍却入軍資庫點檢即兵士皆知朝廷畏懼軍人特令點檢如此

却成引惹又慮諸州軍見自來提刑不管錢穀忽要入
軍資庫不肯應副則須明言有朝旨點檢賞物又全違
不下司之意有此事體不便伏乞朝廷專責轉運使一
面點檢準備況臣累準朝旨指揮丁寧嚴切已各行下
諸州軍及見巡歷因便點檢亦恐州軍數多南郊漸近
遍到不得即乞密委本州通判等就點檢所貴不至張
皇如允臣所奏乞明降聖旨指揮更不令提刑司點檢
所貴別不張皇引惹取進止

保舉王果

右臣等伏見前知定州皇城使王果移知密州或聞朝議罪果昨攻保州之日傷中兵士數多及縱兵掠奪南關人戶財物所以降移差遣臣等體量得昨來保州兵士作亂之初便欲自南門突出賴果領兵力拒守得南關賊既不能奔突遂閉城門兼初閉門之時尚可斬關而入為諸將心不齊一致果不能獨進其兵士傷中人多蓋是果能得士死力奮勇爭先雖有中傷尋各完復

其後累降招榜賊衆攔城投降亦因外兵攻圍示以必
取賊知窮蹙方肯聽命果之力戰不為無助其南關人
戶財物乃是招收兩指揮初作亂之時先自南關劫掠
然後入城果到南關只令兵士於招收叛卒營內就其
糧水兵士或得些小物色多是叛卒遺棄之物然東關
人戶亦不免劫掠昨來保州城開之後兩關人戶皆有
狀稱劫掠財物不少足明因亂被劫不獨南關蓋緣王
果為性剛勇奮不顧身但務盡忠不恤毀譽若朝廷當

用兵伐叛之初罪先登効命之將使冒矢石中傷者被責而避賊不戰偶無傷中者得遷竊慮賞罰失中無以勸戒兼臣昨因巡歷至沿邊州軍訪聞軍民嗟憤皆以果當被賞而不意被責累經本司及宣撫司陳訴舉留伏望朝廷審察愛憎之言保全忠勇之士其王果伏乞特與清雪復一河北沿邊重地差遣所貴下叶軍民之議激勸將吏之心謹具狀奏聞

保明張景伯

準宣頭節文磁州奏據武安知縣張景伯申今月六日
有軍賊約二十餘人入縣圍却縣城有守把兵士三十
餘人於縣門樓上相射賊人中箭後便怵出往城西草
市打劫劉簡家財物乞指揮收捉去訖奏聞事宜令河
北都轉運司疾速體量詣實如是上件賊人曾打劫縣
城裏面人戶財物所有本縣官員仰依近降指揮取勘
施行并下提刑司火急指揮應干繫地分都同巡檢使
臣及捕盜官等仰立便部領兵甲弓手等會合捉殺須

管敗獲所乞權差兵士百十人防護縣城即仰轉運司疾速相度差撥訖奏聞者

右謹具如前當司勘會先據磁州狀申今月六日有軍賊二十餘人入武安縣內打刼被知縣張景伯部領守把兵士於縣門樓上相射賊人中箭出往城西草市內打刼劉簡家財物粘逐前去值夜捉賊不獲乞差巡檢縣尉會合捉殺及乞於諸縣添差守把兵士及權差義勇防托當司尋遍牒都大捉賊徐夔及地分巡檢縣尉

等分頭捉殺及牒磁州差兵士義勇量支器甲防守縣城相次據徐夔及沙河縣令甲斫到賊頭一箇及胡承澤申永年縣百姓殺頭二箇又據磁州申活捉到軍賊張晟一人斫到徐木大趙二頭二箇其餘並是元被賊人驅虜去遞鋪兵士及百姓等並各詣逐處首身訖外即目磁洺之間別無賊盜當司體量得上件賊人元初於武安縣打劫被知縣張景伯與兵士三十餘人用命射中賊人致其潰散因此徐夔等接勢收捉斫殺方得

盡靜其武安縣吏難議更行取勘謹具狀奏聞

乞罷郭承祐知邢州

臣近日伏覩差郭承祐知邢州臣自蒙朝廷差充轉運按察使已來前後累準密降不下司宣頭劄子令常用心體量轄下官吏臣細詳朝旨本爲河北於天下諸路最爲用武之地曩因北朝通和之後弛備多年一旦恐有事宜百事隳廢朝廷悔鑑前弊故先慎擇官吏務欲修整頽綱昨準宣頭節文一十九州軍擇人久任外其

餘州軍長吏令中書門下樞密院選差并下轉運司體
量大小文武官不堪其任者不得容庇不才因循不切
糾舉却致臨事闕悞朝廷留意河北丁寧切至如此加
以近自保州兵亂之後至今民尚虛驚軍情未帖相次
順安軍瀛州安肅軍衛州通利軍等諸處不住驕兵扇
搖結構當此之際臣實不意選差郭承祐為河北長吏
承祐頃知澶州引惹修城兵士幾至作鬧去年差來河
北將兵臣在諫院曾極論列尋罷知相州貪穢之狀狼

籍多端又爲按察使張昱之奏論罷爲北京部署今者
移陝西遷延不去又以邢臺委之當河朔多事朝廷丁
寧留意之時承祐累任不離河北不審其人果以何能
當此慎選承祐庸劣貪穢奴厮之材若以曾効僕使之
勞不忍廢棄豈無閑處可畜養之況邢州北連鎮定
控扼西山軍馬所屯人民繁富禦戎鎮俗尤須擇吏萬
一乏人選差止得中常之材尚勝承祐伏望朝廷顧惜
河朔名藩重地不使庸劣小人壞之其郭承祐伏乞特

賜指揮罷去邢州別選差人取進止

再奏郭承祐

臣昨覩朝廷差郭承祐知邢州已曾具劄子奏論乞別選差人至今未奉朝旨臣昨因準中書劄子權知成德自邢州經過見其城壁嚴整居人繁富不惟為朝廷惜此名藩重地兼痛惜一城軍民將罹其毒仍採問得邢州之民自聞朝廷差下郭承祐其上等人戶各訴免行戶及欲逃移他郡緣承祐久在河北其贓穢之狀人盡

知之竊恐朝廷未知民情不悅如此謹再具奏聞取進止

五保牒

當司檢會轄下諸州軍近年不住申報盜賊羣火極多
蓋緣盜賊必先須鄉村各有宿食窩藏之處及所得贓
物常有轉賣寄附之家然後方能作賊所以自來每有
羣盜驚劫及至官司捕捉又却分散不見蹤跡卒難尋
覓蓋為鄉村不相覺察致得姦盜之人到處便可容隱
兼檢會準戶令諸戶皆以隣聚相保以相檢察勿造非

違如有遠客來過止宿及保內之人有所行詣並語同保知雖然有此令文州縣多不舉行昨因巡歷到通利軍問得舊來常有盜賊逃軍為患近歲黎陽衛縣各將鄉村之人五家結為一保自結保後來絕無逃軍賊盜公私簡靜其利甚博須議專有施行

右具如前當司相度隣聚相保之法是國家見行勅令於公私甚利然今既舉行若縣令非才不能制馭公人胥吏則勾追搔擾未見其利先為民害以此當司未欲

一際通行指揮今且於轄下諸縣揀選知縣縣令公明材幹可以差委者先次施行數內某官見知某縣事須實封專牒某官候到請詳前項事理施行當司所錄去合保次第只是大綱若更有合從彼處民便別加增損事件亦請一面增損施行仍請先具如何施行次第公文供報無至張皇鹵莽者

乞推究李昭亮

準中書劄子節文奉聖旨馮博文爲陳首特放更不置

院推勘如更有官員使臣等將帶却保州作過兵士人口往本家者並許陳首亦與放罪仰本處依前來體例配與軍員收養者

右謹具如前當司昨為真定府定州等路部署李昭亮身為大將不能統轄致得保州兵士作亂及朝廷累降勅榜屈法招誘叛卒方肯歸降既城開之後其李昭亮轉帖號令諸軍不得私取人口并財物却先將叛卒女口私入本家當司為見李昭亮忝為大將不恤國家憂

患幸此亂兵利其妻女當司職在按察理合舉行遂當面詢問李昭亮其人妄稱不曾收得及通判馮博文處亦有一人知臣覺察遂急送保州陳首當司爲要見得李昭亮處私取叛兵士女口歸着遂勾追馮博文處許秀女一人及轉送兵士等於真定府差官置院根勘本爲要李昭亮私取手下叛兵妻女歸着令準中書劄子內上項聖旨指揮欲乞除馮博文特放更不推勘及其餘官員使臣等未發覺者並許陳首外其李昭亮身為

大將不憂國家幸此亂兵私取妻女其情理不輕況已發覺無容自首伏乞許臣根勘見歸着奏取勅裁兼本司已牒推勘院令踈放馮博文處許小姐及催促根究李昭亮私取人等早行結絕未得斷遣繳送當司以憑看詳聞奏去訖伏緣當司職在按察今來若舉察轄下官吏未容根究便行踈放即按察之司是爲虛設今後官吏作過者無由糾舉伏乞朝廷特賜詳察謹具狀奏聞

乞將誤降配廂軍依舊升爲禁軍

當司近牒真定府定州等路部署司取索昨來保州分配作過兵士人數尋準部署司公文分析到一宗分配兵士人數內二千一百六十五人配諸州軍禁軍一百九十八人配諸州軍廂軍臣昨因巡歷到通利軍勘會本軍分配係保州分配來兵士共九十人內八十人配禁軍武衛指揮十人配廂軍威邊保節指揮尋體問所配禁軍兵士八十人並是城中作過殺戮吏民刦奪財

物污辱良善靡所不爲其人等並各配禁軍指揮仍升得軍分其十人配廂軍者元在保州城外巡警聞城中兵亂遂投定州別不曾作過當分配之時却責以擅離地分降配諸處充廂軍仍體問其人等爲見城中作過兵士却升得軍分亦累曾經知軍出頭有狀聲冤稱無過降作廂軍本軍不敢接狀然亦以其人等怨忿不敢差使功役只與閒慢處窠坐羈縻當司看詳部署司分配保州兵士之時升降之間顯是倒置今來通利軍威

邊等兵士被作過之人升得軍分事相形比不得無言
今若先其無事之時便與措置尚全大體若萬一漸形
怨忿別起事端至時難為鎮靜不免改更則轉更引惹
驕兵生事者

右具如前當司雖子細體問得上件降充威邊保節等
廂軍事節蓋慮引惹又不敢親喚本人取問分配因依
今錄白部署司元牒分析到廂軍人數頭連在前欲乞
特降指揮下真定府定州等路部署司分析元降配諸

處兵士允係是何指揮及坐何等過犯降配若會問得與當司體問得事理不別即乞將降配廂軍人數只作因南郊該恩赦却與升為禁軍所貴於事稍允伏乞早降指揮

乞一面除放欠負

臣竊見自來每遇南郊赦勅除放天下欠負朝廷雖示恩卹而有司未嘗奉行是致天下常有積年欠負累經赦宥除放不得使破敗逃亡之人傳子至孫攤在親戚

干繫人等追擾陪填不勝其苦臣究其弊蓋為先降天
聖編勅內欠負官物該恩除放者須得諸州軍及轉運
司節次保明申奏送三司并理欠司定奪經歷官司既
多則往復問難拖延日月故每一次赦恩除放則未能
了當者蓋由關防太密經歷處多使赦宥之恩擁隔不
能及下而官司胥吏反為搔擾之資臣伏觀今年赦書
節文內所該欠負官物特與除放者若干項內若干項
並特與除放內一項即令本屬及轉運司保明聞奏切

緣雖申奏下三司理欠司即不免往復問難拖延日月使除放赦恩不時及下臣今欲乞除赦文內一項元指定令保明申奏者依赦施行外若干項係赦恩特與除放者並許轉運司子細勘會先行除放訖一面申三司及理欠司乞行點檢如敢夾帶不合除放之人誤行除放者其轉運司官吏並科違制之罪況三司轉運司俱是掌錢穀之司其轉運司尤以聚斂爲功只患剝剥太過雖不經三司覆驗必不敢濫行除放如允臣所請乞

特降指揮下諸路申明赦文內令保明者並須申奏其餘特與除放者許轉運司除放訖申三司今具畫一如後

一應乾興年已前諸州軍帳內有椿管諸色欠負年深及累經界分登帶不見年代名件見無家業抵當及正身亡沒配流不在攤在妻男及干繫人處理索自來催納不行者不以有無侵欺盜用並特與除放此一項臣今欲乞先行除放訖申三司

一今日已前諸色欠負官物并於干繫十保人處攤
理元不顯侵欺盜用者或雖是侵欺盜用本家并
干繫十保人內有委實見無抵當者並仰本屬及
轉運司保明聞奏當議特與除放此一項臣今欲
乞依赦文保明申奏

一應陝西河東諸般綱運般送衣甲器械等緣路死
損却官驢騾并磨擦損折潰污及去失疋帛係剝
納虧官錢元不是侵欺盜用者並與除放此一項

臣今欲乞先行除放訖申三司

一應天下州府軍監縣等應干繫節級手分自來有失行遣催納官物并誤行支遣委不是啟倖侵欺見行攤納者並與除放此一項臣今欲乞先行除放訖申三司

一應慶歷三年終已前諸道州府軍監人戶先因災傷支借過貸糧草斛斛除納外見在欠數目並特與除放此一項臣今欲乞先行除放訖申三司

一應慶歷三年已前諸處夏秋因災傷倚閭稅數並
特與除放此一項臣今欲乞先行除放訖申三司
一應今日已前幕職州縣官在任及未到任亡沒者
如曾借過月俸並特與除放此一項臣今欲乞先
行除放訖申三司

一應諸般啟倖隱陷稅租今日已前已根磨出累年
積欠數目見行理納者並特與除放此一項臣今
欲乞先行除放訖申三司

一應羊網死損虧折斤兩別無欺弊者並特與除放
此一項臣今欲乞先行除放訖申三司

一應江淮兩浙荆湖福建川峽等州軍監并黃河在
京肆排岸稍工兵士牽駕網船般運物色內有少
欠元無欺弊見尅折請受者並特與除放此一項
臣今欲乞先行除放訖申三司

一應諸處有水火損敗官物及網船遭風水拋失不
一虛及賊偷盜勘會分明別無欺弊者並特與除放

此一項臣今欲乞先行除放訖申三司

乞真定府分驍武兵士別作指揮

臣勘會昨準河北宣撫使司指揮真定府驍武雲翼共
五指揮各以五百人爲一指揮外共僸併出九百三十
七人別爲兩指揮本司已依近降樞密院劄子未敢分
擘先具分擘團併人數聞奏聽候朝廷指揮去訖臣檢會
昨準宣撫司劄子下河北諸路分併指揮兼令轉運司
應副木植人工修葺營房其諸處各爲少闕材木未曾

修葺營房仍未及分併指揮之間已準樞密院劄子令
奏候朝旨以此諸州兵士指揮各未曾分擘營房亦未
敢修葺惟有真定府一處為有見在木植甚多於未降
到劄子已前尋便依準宣撫司指揮踏逐到營房地支
撥一色新好材木修葺到營一座即今將欲了手元指
定作驍武兵士各為住營內人多屋少多是兩三家共
住一間經夏暑雨存住不得為見官中修營分擘指揮
人各忻然遂其私便各自用功修葺全不曾催督只及

月餘已相次了手竊慮朝廷元降劄子指揮內有七百人已上處方許分擘今來驍武三指揮各只是六百四五十人已上以此不令分擘又慮朝廷不見得本府驍武兵士已共力興工蓋成好屋今若却不令分擘即恐兵士已指望上件營房屋住頓然失望於軍情不便伏乞朝廷特賜詳察其諸州軍即須候奏得朝旨分定指揮方得興蓋營房其真定府一處已蓋了營屋者伏乞早降指揮許令將驍武兵士分擘爲一指揮於新蓋成

營內居住所貴下順軍情別不生事仍乞檢會部署司
前奏人數早賜施行取進止

乞放牛皮膠鰾

臣累據轄下州軍狀申為剏造添修兵器乞牛皮筋角
膠鰾物勘會本路見在常是全然闕絕民間雖有禁法
合逐旋納官及點檢帳歷亦全無人戶納到數目亦曾
聞奏及申三司乞自京師支撥又為京師諸庫各稱亦
是數少或累申奏不曾支得縱或支下亦數目不多應

副使用不足其諸州軍又爲上下催促造作甚嚴每於
難得之中或時支得些小不暇東擇好弱兼更使用不
足須至減料那融只且備數修葺僅能成器全不堪用
今河北一路兵器萬數雖然不少而精好堪用之器十
無一二臣究其弊蓋爲皮角筋膠難得之故臣因勘會
自來國家明有禁法民間筋角須盡納官河南膠鰓又
不許過河北既有此禁便合民間更無兵器今河北見
管義勇十七萬有餘人人自有私弓弩此是官司明知

其數者更有不係義勇之家例有弓弩不少其筋角膠
鰾從何而得能致弓弩如此之多以此見國家禁法未
便只是禁得官中絕無民間不能禁止臣今有起請擘
畫事件伏乞朝廷特賜詳度如允臣所請乞賜施行庶
得今後更不專仰朝廷輟那支撥而物料漸有兵器可
精今具畫一如後

一未兵興以前舊制民間自死牛皮筋角並中賣入
官量爲三等支價錢其不及等者退還百姓及許

客旅販賣官中置場收買當時公私却不闕少自
兵興後來改法甚嚴人戶自死牛馬皮筋角限半
月赴官送納許人陳告隱藏者支賞自有此指揮
後來人戶絕更不曾經官送納亦無人陳告隱藏
者豈可二年之內舉河北牛馬全然不倒死以此
足見改法之弊蓋其拋死牛馬已是下民之苦更
不支得價錢令人戶白納及更令陪錢於官司使
用了納又令盡底納官絕却民間使用以此民不

爲便緣此等物各是民間要用之物陳告又支賞
錢不多所以各相蔽蓋無由發露今年雖亦許破
官錢收買緣已有上項盡底納官之條民若不納
官而中賣即是違禁之物以此收買不得臣今欲
乞却依天聖編勅及前後舊條許人戶自死牛馬
皮筋角中賣入官分爲三等支錢不及等者退還
本主及置場收買客旅興販者如有及等皮角不
一 中官賣即許人陳告如此所貴却似舊日公私各

獲濟用

一臣體量得河北私置弓弩並無河南過者膠鰓只是河北自有蓋滄州大海出魚不異南方及塘泊之中魚亦不少河北人民並能煎鰓出處只百十文一斤自來民間公行官司只是黃河北收過南界膠鰓收膠鰓州縣無人點檢禁絕民間取足使用但官中自禁耳臣今欲乞滄州及瀛保等州相度置場收買必然大段易得竊慮議者猶恐官既

收買則民間公行因此北界為不便況今官雖不
買民間亦不曾禁北人從來不藉南界販鰓豈聞
無弓使用以此言之不足疑也

右謹具如前所有牛皮筋角等臣只見得本路利害仍
乞更下諸路轉運司相度利害取進止

乞展便糶斛斛限

當司近準三司牒為便糶斛斛仰依編勅至三月終住
便更不展限者當司勘會沿邊軍儲事大累年斛斗入

便不敷慶歷元年只便到八十五萬二年只便到四十
五萬三年只便到一百四萬今年方遇豐熟正是好行
入便之時價例比去年大段低減兼每年客人雖有斛
斗不肯便行入中須待體探年歲豐儉及伺候官中價
例高低常至三四月間方始猛來入中今若只於三月
盡頓然中止即邊儲大段闕悞況元拋四百餘萬斛斗
即今全未糴得莫州元拋二十萬方糴便到一萬二千
有餘信安三十萬方便到四千有餘霸州一十九萬方

便到三千有餘其餘大約似此全未及數只指望四五
月間趁逐入便若便及省司元拋數目只及四百萬石
不得一年約支之數若頓然住却必見大段誤事者

右謹具如前伏乞朝廷特賜詳酌體認河北軍馬糧儲
事大兼累年便糴不前趁此年豐價賤之時且乞依常
年便糴至五六月已來只便及省司元拋數目即止兼
自有便糴已來年年展限客人以習慣其事皆廣爲計
置直候依常年四五月方來入中今若只於三月止住即

不惟全無入中致闕乏悞事兼恐賺悞客人向後無由
入中伏乞特下三司許令且依當年體例候糴及元數
別聽朝旨仍乞速降指揮

乞置御河催綱

臣伏見沿邊鎮定等十六州軍每年入中斛斗並支在
京一色見錢自來不止全仰沿邊入中亦於近裏州軍
計置斛斗從御河漕運輸邊所以軍儲不闕近年廢却
御河運船不曾般運只藉沿邊入中加又京師近歲難

得見錢客旅交鈔無價雖於沿邊多添價例終亦入中
不前近裏州軍却合相兼計置然須先修運路俟漕運
路既行方敢近裏儲積今有擘畫事件一乞復置御河
催綱二員一乞將見行三說新法地分與沿邊見錢糴
州軍分爲兩番更互入中所貴漕運通流邊儲易備在
京亦省費見錢之半今具利害畫一如後

一點檢本司帳歷係管御河堪好糧船一千八百隻
見在只有三百餘隻內一千五百隻不知所在自

來不曾點檢見差官二員根磨尋覓至今未見歸
着其見在三百餘隻每年亦全不曾般運斛斛只
是雜般虛名占使蓋由御河催綱廢罷後來綱運
無人提轄致得綱梢偷減拌和濕爛損惡却饋邊
之粟因此轉運司漸廢漕運之利殊不思若只仰
沿邊入中則在京廣費見錢在京錢少則沿邊亦
難入中兼昨本司近據廣信軍通判蔣賁擘畫求
得江南配來船匠打造鑠挾船比舊船減省得物

料人工又可以封鑠不令偷拌已打成一隻甚見
利便見今廣謀打造次臣今欲乞朝廷却復催綱
二員一員依舊於大名府一員於乾寧軍漸用新
船興行漕運之利

一勘會沿邊十六州軍元係見錢便糶外近裏大名
府等七州軍近年已許客人三說入中然二法不
可並行若兩處鈔價苦相爭即客人只就近裏入

中

蓋沿邊全少土居斛斗皆
藉近裏客人販去中官

若沿邊價高有利即

近裏少人肯入以此二法並行未便臣今欲乞將見錢三說二法分為兩番一年於沿邊見錢入中則近裏權住三說次年於近裏行三說即沿邊權住見錢若近裏入中而權住沿邊斛斗無所往官中便糴必多若沿邊隔年一入則京師減費見錢之半不至滯却客鈔則沿邊入中亦必多矣若明立二法分番示信於客人則久遠不勞朝廷改法自可省得見錢邊備亦易計置然近裏沿御河州

軍用三說本要輸邊則須先修運路故先乞復催
綱二員也

右謹具如前臣所乞復置催綱及糴便利害伏乞朝廷
特賜裁度如允臣所請即更有約束條件候朝旨別具
奏聞

乞催納放外稅物

臣等近覩赦書節文應今年係災傷處已經體量見欠
稅物未得催理奏取指揮當司勘會本路一十二州軍

各條水災人戶已委官體量到合放稅數具帳申奏其放外稅物並是見在苗畝上合納稅數若更行減放則姦倖之人枉有拖陷省稅及元計度軍儲失備已具狀奏聞乞將第四等已下人戶依赦取奏朝旨外第三等已上人戶放外合納稅物乞許依例催納至今未蒙指揮當司今再將合納合放稅數勘會合放稅數已及七十四萬餘石東貫外合納尚有四十餘萬若更行減放即恐無名虛放數多軍儲大段失備況今年河北大豐

熟三二十年未有如此豐歲其係災傷地分已盡數檢放外合納稅數若於豐歲更行除放即恐軍儲失備將來歲不常豐或小遇不熟及緩急闕乏不免却煩科斂臣等今欲乞朝廷檢會本司前奏特降指揮其第三等已上人戶除已放外合納稅數乞依例催納外第四等已下人戶放外合納稅數仍乞與免支移折變只令納本色或見錢則優倖已多所貴赦恩下及貧民上戶不至僥倖兼即今輸納是時如允臣所請乞速降指揮今取進止

卷一百十七
乞置弓弩都作院

當司勘會近曾擘畫乞於磁相州置都作院打造兵器已蒙朝廷依奏及差到監官等見催促磁相州蓋造營房作院及抽揀工匠打造一色精好器械次切緣磁相二州只是鐵作院所有弓弩元未曾別有擘畫當司今相度得西山一帶所產弓弩良材甚多自來係相州盤陽務採斫應副諸處使用今欲乞就近於邢州置都作院一所專打造一色好弓弩久遠甚爲利便蓋緣弓弩

二物於兵器之中最難打造尤要精專至於剪膠披筋各有法度燥濕寒暑有日時製造遲速之間若一事不精遂不堪用兼亦不久易損壞見今諸州軍弓弩造作之時既皆草草造成不久尋復損壞又須從頭修換一番修換未了一番已却損壞即目諸州並不暇打造新弓弩只是終年修換舊者積壓無由了絕有打造成後不曾經使已修三五次者修換既頻轉不堪用虛費人功物料久遠悞事不細其弊如此蓋由散在諸州打造

工匠及監官皆不齊一本司亦難為點檢故也若蒙朝廷許置都作院即選得專一監官東擇精好工匠製定二料法式明立賞罰可以責成兼亦易為點檢者

右謹具如前所有磁相州鐵作院并今來起請弓弩都作院鞬置事初合立規法欲候朝旨許置弓弩作院鞬置事一就條例續奏乞賜指揮遵守施行次伏乞早降指揮謹具狀奏聞

乞再定奪減放應役人數

臣勘會轄下州軍使州院節級前後行并通引官客司
書表司等並各於元定勅額人數外有影占上等人戶
前轉運使張鼎之等遂令諸州軍據元額合留人數外
剩占之人並減放歸農雖減得人數不少其如當時逐
州行遣不一或不問戶等高低從下名減放者或有於
下名之中揀上等人戶影占之人減放者或有不問節
級前後行只揀上等人戶減放者遂致減放之後不絕
詞訟近累據減放公人等過狀却乞收叙又緣諸州減

故事體不一若盡據減放之人却行收叙則顯違先降
勅條額定之數若全不收敘則又有前行節級繫名多
年者難盡不收亦有州軍經減放往往輒已行收敘者
臣等兼檢會日近雖有條貫前行不免里正然額外人
多終是不便若額外手分無賄賂乞覓之倖則不可使
其更當兩役若有賄賂乞覓之倖則不當額外剩置人
數以此而言只合依勅額爲當竊以事旣干衆必欲州
縣久遠遵行則須乞自朝廷明降指揮庶爲定令臣等

今欲乞特降朝旨申明元定人數許本司遍取轄下州軍見管人數及已減放之人衮同依入事年月上名下次排連從上據勅額元定人數存留外截下額外之人不問戶第高下一時減放如此則年深上名却得收斂額外盡減又不違勅條內有州軍元定人數全少後來戶口增盈及公事委實繁多之處乞許本司差官定奪量與添人具數聞奏立定爲額庶絕詞訟兼可永久遵行取進止

乞不免兩地供輸人役

近又準中書劄子節文知保州劉渙奏欲乞朝廷相度沿邊州軍應係兩地供輸人戶比附一州軍內人戶量與減免州縣色役奉聖旨宣令轉運司勘會聞奏本司方行勘會相度次續再準三司牒伏乞朝廷指揮內有界河北兩地供輸衙前兩地人戶全放歸農只令輸納稅賦奉聖旨依所奏施行臣勘會沿邊界河以北百姓雖有兩地供輸虛名其稅賦已經太宗皇帝朝全放即

今只於北界納稅唯有差役則兩地共之今若全放界河北人戶差役即是稅賦差徭全不屬中國所管既不
能賦役其民即久遠其地亦非中國之有此事所繫利
害不輕又緣放免界河以北人戶歸農指揮元不曾降
下本司相度只是朝廷下三司直降下沿邊施行已行
之事雖失難追然昨來所放只是衙前客司第一等人
戶差役所有以次戶第等諸般差遣竊慮人戶援例別
有詞說及邊臣更有奏請乞不與施行其劉渙起請亦

乞更不施行取進止

再乞不放兩地供輸人色役

臣勘會本司近準三司牒為臣寮起請沿邊乞減放兩地供輸衙前及係自京支下官物並令三司差軍大將管押前去及係外州軍支撥者即令支下州軍差衙前人管押赴逐處奉聖旨依奏施行臣看詳臣寮所起請上項三節事理內減放兩地供輸衙前及般運官物令支下州軍差衙前管押此二事甚為不便其兩地供輸

人減役一節本司累曾具不便利害奏聞近因程琳有奏已蒙朝廷行下却且依舊差役外有般運官物令支下州軍差衙前管押此一事蓋是元起請臣寮不見得本司逐時支移官物次第所以不詳利害切緣河北一路沿邊州軍每年所用絲綿紬絹見錢等數目不少並只出在瀛滄德博四州每遇邊上州軍少闕即本司於此四州支撥無有虛月若一一並令此四州衙前盡應副沿邊諸州軍即衙前人數有限官物般運長無虛月

其四州本處亦各自有重難差遣要人差使若如此施行不待久遠只年歲間立見四州衙前破蕩盡及逃亡避役有悞緩急沿邊關絕要用之物般運不前況自去年河水決溢德博二州人戶災傷貧困及係災傷地分破敗場務甚多正是衙前人等困乏不易之時尤宜存恤臣今相度若令沿邊州軍各自般運則每年轉數不多若一切令此四州應副沿邊州軍則大為繁併臣今欲除自京支與沿邊綱運不多乞令自京差軍人將外

所有本路支般官物並令沿邊且依久來體例般運所
貴各得均濟今取進止

乞重定進納常平倉恩澤

臣等勘會本司近爲諸州軍有人戶進納常平倉斛斗
檢會到元降勅命內定到等第恩澤太優比省倉進納
軍儲數目全然數少竊以募民入粟鬻以官爵蓋是國
家權宜不得已之事苟遇軍須闕乏不欲科率人民權
許兼并之家進納誘以官爵蓋備一時緩急之用其常

平倉乃餘力惠民之所及豈容兼并之家緣此僥倖恩澤兼慮豪民見常平倉納物不多見得恩澤一向只就常平倉進納更無進納軍儲之人失權宜鬻爵之本意本司為見有此不便曾具狀申奏乞增應常平倉進納物數與省倉進納一般所貴杜絕僥倖兼不妨招誘進納軍儲具狀申奏多日至今未蒙降下指揮後來累準提刑司牒諸處漸有人戶進納常平斛斗蓋為恩澤僥倖所以人戶各來進納本司為已有申奏起請乞增數

目見聽候朝旨已各牒逐處且令未得受納伺候朝廷
降下指揮令再具畫一常平倉并省倉進納軍儲數目
酬獎次第伏乞朝廷比類裁酌體認本司見止住人戶
進納伺候勅旨次乞早降勅命指揮

乞條制催綱司

當司近準朝旨已差太子中舍賈熊充潮御河等催綱
伏緣御河運路不修催綱職事久廢是致催綱兵梢因
緣作過偷減官物遲滯行程所過州軍任意截撥舟船

所經地分隨處拆拽釘板因此於一千八百隻網船內
失却一千五百隻至今根究不見蹤由蓋因自來全關
關防不嚴條制而致茲積弊也今已蒙朝廷却置催網
所有合行起請事件今具畫一如後伏乞朝廷特賜裁
酌降下本司及提轄催網司等處遵守施行所貴革絕
自來網運積弊

一自來網船利於雜般多將未及年限糧船故意損
壞及虛有申報退作雜般船既充雜船之後多是

妄稱不堪行運便行毀折或於沿河孤迥村落地
分故意損壞靠閘便於本處拆拽推垛枉破兵梢
看守有至三四年者兵梢恣於村坊作過及偷賣
釘板提轄催綱司元無拘轄無由點檢欲乞起今
年已後打造到三百料糧船每二十隻爲一綱同
用一字為號并造年月刻於船梁額上用官火印
記訖給與綱官梢工主管團成一綱後不得輒更
分破所貴見得年限遠近不敢故意損壞及妄行

毀拆

一糧船每隻以三百料為率逐船所用釘板小大名
件既已一般欲乞令催綱司將三百料船所用釘
板名件一一開坐雕為印板每差梢工給帖之時
頭連一本旋鑿釘板大小數目給與令據數交割
主掌如遇損壞合行拆拽即却據元數釘板名件
送納或有少數並勒梢工陪填如遇行運之次損
壞不堪即仰申報本地分官司檢覆亦據元數拆

收立報催綱司指揮因便舟船附帶令元主掌梢
工於造船場依數交納出給收附仍令造船場納
訖據數關報催綱司照會施行所有合退作雜般
船者亦須依刻記造成年月先後資次撥充雜般
不得隔薦將新好船揀退仍每綱據少數却以新
船撥填足數

一自來提轄司支撥綱船般載官物至逐處下卸了
其空船便被沿路州軍取意截撥諸般不急使用

因此積弊散失數多不能拘轄點檢今欲乞指揮沿河諸州軍不得專擅截撥遇有合般載官物並申提轄催綱官梢工候見提轄催綱等司文字支撥方得裝載行運如違各乞重行勘罪官員奏罰一御河等水並無風波走射險阻其地里行程可以制定自來上下水空重船亦有程限但無關防點檢之法今欲乞委轉運司將通利軍下至潮河西盡順安軍地理遠近所至沿河州軍立爲程限牒

與提轄催綱司每遇轉運司有合般運斛斗拋撥
下數目裝發糧船即令提轄司具裝發去處至下
卸州軍除裝卸各給十日候外沿路地里指定行
程帖與綱官梢工等及一面牒催綱司依程催促
仍令提轄司預先將簿照會行程約度合到下卸
地頭月日續便支撥或令回載官物或令轉載向
下行運亦便牒與催綱司依程催促如是下卸後
並無官物般載即仰乾寧大名兩處就近赴催綱

司岸下繫泊祇候差撥所貴網運無由散失住滯
作弊

一所有帳籍文簿今欲乞令提轄催轄等司各置簿
三道一置網船都歷一道抄上都大舟船數目逐
網依字號隻數造成年月主捉梢工姓名開坐如
有退撥充雜般及損壞拆拽及新收充填數目亦
一一開坐轉計每半年一度造帳供申轉運司一
置裝發勾朱簿一扇具逐網隻數網官姓名裝卸

官物數目月日依程限抄上催促候下卸了勾鑿
了畢逐一關報照會一置修拆簿一扇每遇合修
舟船即上簿拘管取索造船務修補日限上簿催
促候修了勾鑿如合毀拆變轉即先具合拆數目
上簿候拆了赴造船場納畢取到收附於催綱司
呈驗開落勾銷仍於都歷上照會開落每遇轉運
使巡歷並須子細點檢

右謹具如前當司起請催綱司條件只是規矩大綱更

有合何事件乞令催綱司續次申舉其催促行程點檢
官物拘轄新舊舟船及拆修除破等事並委催綱司專
切管勾所有支撥舟船應副般運即申擬轄司總領仍
令本路轉運司逐時點檢如有違慢並乞嚴行斷決其
情理重者仍乞奏取勅裁所貴上下遵行久遠漕運通
流不至悞事

文忠集卷一百十七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宗本

謄錄舉人臣勵守訓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忠集卷一百

十八至
二十

詳校官助教百常循



文忠集卷一百十八

宋 歐陽修 撰

河北奉使奏草卷下

乞免差人往岢嵐軍築城



準朝旨令於河北差兵士二千人往岢嵐軍修城

本司尋曾奏乞於閒慢路分抽差今奉樞密院劄子奉
聖旨如委實人數不足即仰抽差一千人者雖蒙朝廷
許減一千人伏緣本路除祁瀛定雄霸等州見闕修城

兵士外近又節次據滄博州狀申為河水汎漲向着緊
急乞差人夫兵士應副功役本司為轄下例各闕人已
牒滄州如河水大段汎漲令應急量差人夫功役博州
即見於諸州軍剗刷例各無可抽差方欲奏聞乞朝廷
於隣路抽差應副次今準朝旨令依前降指揮於近便
州軍應急抽那臣非不知河東河北俱係邊防路分若
本路實有兵數不少臣亦豈敢自私一路妄有占留只
緣本路實為闕人處多今若朝廷須令差撥即將轄下

見役處罷役那往岢嵐縱河北事有關悞緣臣已有奏
請朝廷必未深罪其如於事有關在臣之職不敢不言
況今年黃河水勢不類常年即今五月已汎漲如此將
來夏末秋初必大段漲溢本司方別具奏乞於京東西
路差人次兼本路役兵多惟河上及修城西山採木等
處各有人數河上既不可抽那若抽河北修城兵士與
河東修城又兩地事體不異而西山採木蓋爲即今諸處
分擘七百已上人禁軍別立指揮各要營房及敵棚樓

子防城器用並是緊切不可闕用之物若不於逐處功役內抽人即轄下例各別無閒占之人可差伏乞朝廷更賜體卹且乞令河東路一面應副奇嵐功役謹具再奏聞

再奏

臣近準朝旨令本路差兵士一千人往奇嵐軍修城臣已再具劄子奏乞占留其本路黃河及修城採木緊切功役浩大及闕人次第已具前奏劄子臣伏詳朝廷指

揮令於近便州軍應副剗剗勘會本路與河東近便惟
有成德軍最近其路出土門經天威軍平定軍至并州
又出天門關經憲州飛鷲軍入洪谷方至岢嵐約一千
五百餘里據明鎬元奏稱向去二十二箇月方了今縱
河北差一千人往彼遠涉一千五百里山險到彼卒未
了當將來冬月岢嵐苦寒役兵各須歸營歇泊令一千
人往來三千里苦寒山路必致大段逃亡作賊況北虜
縱有事宜必先河北河北重地莫如定州今定州所修

城池將元計工料及見役人數亦須五六年方了今若更抽減人往河東即河北完緝禦備全然弛廢況除定州外瀛雄祁霸等州修城處亦須向秋兼用強壯一二年內期可了當本司非不能張皇事體煩黷朝廷乞人蓋以北方即今別無事宜一二年間幸可漸次了當今竒嵐修城功限比定州全小路分事宜緊慢又與河北不同亦未銷得遠涉三千里於緊切處抽人所有德博黃河今年水勢甚大於去年今春朝廷差到河上兵士

全少如去歲若旦夕逐州更有申報須至煩朝廷乞人
外所有諸處修城功役雖見闕人本司亦當斟量事體
緊慢只於本路漸次修葺惟乞朝廷體卹更不抽撥往
別路庶免本路闕悞其抽差一千人劄子臣亦未敢施
行取進止

乞選差文臣知定州

臣等伏見知定州李昭亮已抽赴闕見闕知州定州控
扼西山險要於河北三路最爲重地軍民政事邊鄙機

宜須藉通才方能辦集況即今北界見於界首興建寨
柵及於銀坊口侵占疆封處置之間或須應變鎮撫之
術尤要得人況河北比於陝西四路事體甚重今秦渭
延慶並用文臣伏乞朝廷特於文臣兩制已上選差一
員知定州或便兼部署或別差武臣充部署所貴委任
得人邊事有備取進止

乞預聞邊事

臣昨蒙朝廷選擢差充河北都轉運使之日授到付身

不下司劄子云河北宜選有文武才識轉運使二員密授經略之任使其熟圖利害陰爲預備以臣非才誠不當文武才識之目其如朝廷責任之意然而必欲密爲經略熟圖利害則須外詳邊鄙之事內不爲朝廷所疑竭慮盡心猶恐不副委寄檢會去年定州軍城寨爲北朝於石臼子口侵入內界卓立鋪屋本寨爲地分不屬沿邊安撫司遂依例申報轉運司無何安撫司並不勘會不係地分便發怒妄奏軍城官吏不合申轉運司乞

行取勘又蒙朝廷更不照會便下轉運司詰問軍城官吏賴本寨引執元降勅條分明臣與本寨主等偶免罪譴其不屬安撫地分合申轉運司者尚如此其他沿邊係安撫司地分固不得與聞矣昨來北虜於安肅軍北欲移界標南侵邊臣既承例不以事報轉運司臣心不能安因以手書問知軍侍其濬濬亦不敢答又昨臣寮有起請復支保州沿邊巡檢兵士口食者是臣本路本司職事竊聞本為小人上言不識事體乞不下轉運司

朝廷因此只下程琳一面相度臣竟不得與聞臣既親
蒙密授經略之任使其圖利害為預備而外則邊防之
事了不聞知內則不足為朝廷取信而本司職事亦不
得與議平日無事之時尸祿而居尚當憂愧況聞近日
邊鄙頻有事端飛狐界上興立城柵漸貯甲兵又於銀
坊冶谷以來壘石為城包侵南界大役人夫卓立堡寨
竊慮嚮去沿邊別有事宜臣既授上件劄子內委任之
意凡事不可不知兼臣體問得舊日邊上州軍事宜並

申轉運司只自通和後漸廢臣今欲乞應係沿邊事宜
自來申報安撫部署司者亦乞令逐州軍申報轉運司
所貴稍得與聞邊事至於儲蓄糧草修城池器械亦量
酌事體緊慢不至乖方其間愚慮或有所長更冀裨助
萬一而少副委任之意如允臣所請乞明降指揮取進
止

再奏

臣近曾奏爲先授朝廷密旨令熟圖河北利害陰爲預

備然邊防事意元不與聞乞今後沿邊事宜並令申報
轉運司至今未奉朝旨者臣伏以轉運使雖合專掌錢
穀不與兵戎然河北事體不同他路故授之密旨常使
經營況今沿邊知州武臣不過諸司使副已下其通判
即是常叅初入京朝官等臣被朝廷責任比沿邊知州
通判故不為輕下至機宜司手分亦是轉運司所差並
得盡聞機宜事臣之本司獨不得與且臣愚慮非欲侵
邊臣之權攬事多管以招罪累蓋臣所職糧草錢帛蓄

積之備其賦歛緩急須量邊事緊慢以至按察沿邊將吏能否亦要知其處事如何伏望朝廷細詳元降不下司劄子內事意及比類沿邊通判初入京朝官等許本司今後與聞邊事所有沿邊申到事宜即不得直便行遣文字苟有所見須令密具奏陳不得下司漏洩如此則本司得知邊事緩急凡於計置準備不至緊慢乖方而又愚見苟有所思亦得少裨萬一取進止

乞令邊臣辨明地界

臣伏見近日北朝於四望口起立寨柵及於銀坊冶谷已來侵過南界壘石爲城寨等事竊以北朝初立寨柵已違誓書然猶在彼界內可以佯爲不知不須緊問兼萬一中國却合有興修去處可以引彼爲詞以塞問難雖然如此亦當早爲預備便合於界首分明界防彼亦必更南侵事旣造形理須杜漸其如朝廷選任非人從來以定州一路付與李昭亮其人昏懦而不曉事機雖有勾當事人並不能先訶探得起寨事端及已立了寨

柵又不能預防侵界之患直至因捉了巡邊指揮使湯則
侵了銀坊以南邊地大興人夫壘立城寨至今終亦不能
辨理疆界拒絕侵凌竊以北虜號爲犬戎自古畏強欺弱
今若便示以怯不爭於初則必更引其貪心別有侵擾養
成事體漸大而不與之爭則爲患不細爭之則必起事端
惟在即今速爲處置據今事體不煩朝廷只委邊臣自可
了當然湯則被囚之後亦不聞別有擘畫至今侵界立寨
等事但聞婉順止約彼既不聽亦別無謀臣近體問得往

年雄州西北亦曾為北朝侵界立數處鋪屋當時邊臣葛
懷敏力以公牒往來爭辨拆却鋪屋北人竟不敢爭況今
來所侵南界百姓見耕種田中地界分明易為理會今來
已蒙朝廷差王德基知定州其人久在雄州頗諳邊事伏
乞早降朝旨下邊臣速令止絕辦理地界早見分明兼軍
城西北山路險絕銀坊等口皆可出兵我於此口扼其險
要是中國必爭之地彼於今日侵得此一二十里則險固
在彼而他日行兵是彼可以來我不可往之勢以此言之

尤不比河東陽武天池等處侵地便因循不爭伏乞朝廷早賜指揮王德基如婉順止約不得即須力與論辨仍乞令檢會雄州安撫司等處往年曾拆却鋪屋行遣令依此相度施行所貴邊防不生他患取進止

乞差武衛人員

臣昨權成德軍日為屯駐淄州武衛第六十六指揮兵士高林等乞替曾有劄子奏聞等蒙朝旨以京東一路所管武衛不少例各差在別路屯駐奉聖旨劄與臣詳

此照會者臣等作本府行遣備錄聖旨告示本營知委
訖臣今勘會上件武衛兵士共六百三十一人並無正
轄官員只有權管副都頭四人並是往年曾在信安軍
作過之人及本營雖有正軍頭十將等八人亦並是曾
在信安軍作過之人部轄此六百人思歸之卒久遠深
不為便伏乞朝廷檢會早賜自京選差有心力能部轄
正副指揮使及逐都正都頭所貴可以部轄久遠別不
生事臣亦密體問得權管人員姓名因依今具如後

一人軍頭劉緒 三人右十將孫榮田榮蔡斌

已上四人元係本州武衛第九指揮內軍頭及右十將昨於慶歷三年十一月內準州帖準步軍司牒權充第六十六指揮副都頭勾當並未曾正授查其人等各係曾在信安軍作過之人

一人軍頭韓筠 十人左右十將四人左徐吉賀進谷興段千三人右王清丁用楚興

已上八人亦元係本州武衛第九指揮將虞候承局

昨於慶歷三年正月內授州帖差到於慶歷四年四月授步軍司帖正充六十六指揮勾當亦係曾在信安軍作過人數

右具如前所有上件武衛兵士高林等當京東武衛刺面排定軍分之時獨此一指揮累次糾合陳詞今來準密院劄子告示後雖不敢別有詞說然此一軍兵士已是累日扇搖人數既多又無正管人員只令曾作過人權管深為不便伏乞朝廷特賜允臣所奏早與差補有

心力正副指揮使及軍頭等部轄

乞住買羊

勘會河北自前不曾配買羊畜自西事已來分配於河北收買竊見京師羊畜有備準三司指揮截住樵場上供羊網於西路州軍牧放一萬六千餘口至冬深死却五千餘口所有今年人戶配買羊已上京送納訖却償下樵場羊網在邢洺等州牧養竊慮冬深枉有死損臣等相度剩數羊網見在河北州軍牧養只以盡數上京

自可供用得足乞今後河北特住配買羊數委得公私俱利仍乞今後京師羊少却於陝西依舊配買取進止乞條制都作院

當司檢會近蒙朝廷依奏差到磁相二州都鐵作院監當使臣二員各已赴任訖所有作院工匠營房蓋造亦已了畢當司見揀選轄下州軍內打造得兵器精好處取樣及於本路軍器庫內揀選往時經使舊兵器內試驗精利者取爲樣及申三司於南北作坊檢會工課料

例及於轄下抽揀工匠令都作院依樣打造次伏緣本
路鐵炭出自磁相二州自來諸州軍不以遠近並於磁
相般請生鐵差占衙前枉費脚乘般於不出炭州軍廣
破官錢買炭變煉及散在逐州軍打造監官多不得人
加又當司巡歷地分闊遠每年內不過各到得一次往
往有不及到處難為點檢不惟虛破人工物料不少兼
更造成不精器械久遠有誤使用今來已蒙朝旨許置
都作院若制置得久遠不廢本路兵器必皆精好其利

甚博伏緣卹置事初合有諸般規式今具畫一如後伏乞朝廷特賜勅命指揮所貴久遠官吏遵守施行

一都作院所造兵器其閑雜不急名件欲乞並不得打造只令打造一色切要使用之物箭頭甲葉槍劒手刀等候打造成於本州軍內送納仍令別作一項封椿專準備緩急支與合要州軍除許轉運司支撥本州不得專擅使用所有其餘閑雜之物及修補舊器械並令諸州軍量留工匠自造

一本路轉運提刑共四員欲乞每次季輪一員專至都作院點檢將前季工課文字磨算造到兵器候見數即依數點檢試驗內手刀及劒每一百口內抽揀三二十口用甲葉或墮錢斫試鋼刃箭頭亦於每一百箇內揀三二十箇安入箭榦用鐵甲硬弓弩試射槍亦試驗鋼刃如是槍刀劒刃軟卷缺及箭頭尖卷鐔折甲葉長闊厚薄不依斤重者並勒專工匠等陪填打造及等第區分

一都作院逐作工課欲乞依本州作院起置工課文
歷監官與本州知州通判都監依例簽押及旬呈
如是一任內造到兵器經轉運提刑點檢並無揀
退各得精好即乞據造成萬數批上歷子理爲勞
績內本監官將見監一任理合入差遣得替優與
先次點差如任內更有知州提刑轉運三人保舉
即乞與轉官酬獎如逐季點檢揀退三分已上並
畫時取勘奏乞重行朝典如知州通判都監候一

年終如揀退三分已上亦乞等第責罰如揀退二分本監官乞許本司量罪勘罰如揀退不及分數即工匠干繫人等許點檢官員酌量勘斷

一河北一路諸州軍作院欲乞且令依舊內合行造作及合減罷者乞許當司相度施行候年歲間都作院打造兵器各及萬數可以應副諸處使用即將諸州軍作院工作及舊有監官處漸次減省

右謹具如前所有上件畫一事理更乞朝廷特賜詳酌

如得允當乞降勅命指揮下本司及磁相州都作院及提點刑獄司等處遵守施行

再乞放行皮角

臣近為兵興以來改法禁絕民間牛皮筋角等令人戶盡底直納入官因此却致官中闕絕使用後來雖亦許破官錢收買緣已有上項盡底納官禁法民若不納入官却於官場中賣即是違禁之物致人戶不敢赴場中賣乞却依天聖編勅及前後舊條許人戶自死牛馬皮

筋角中賣入官分爲三等支錢其不及等者退還本主
及置場收買客旅興販者所貴却似舊日公私各獲濟
用曾具利害劄子奏聞至今未奉朝旨臣近體問得河
東路亦為禁止牛皮筋角已來闕絕使用近已却依舊
放行即今河東大段有牛皮筋角等使用甚為利便勘
會本路合修兵器萬數不少自來累據諸州乞支物料
本司只是牒逐處拘攔使用及申奏乞自京支撥檢會
只自今年正月後諸州所少牛皮筋角等七萬一千餘

事件累次申省乞支撥及令逐處拘攔自死者使用據
諸州軍所申即云無可拘攔乞行支撥及申奏乞支撥
即準省牒又却令逐處拘攔空煩行遣文字繁多積壓
下未修軍器萬數終是無由了當況今見行之法其弊
易見禁民令盡納則絕無納者置場收買則民礙法不
敢中賣兼河東近已放行甚見其利欲乞朝廷檢會臣
前奏劄子特賜詳酌明降指揮許依舊法令人戶將三
等牛皮筋角入官中賣支與價錢及許收買客旅興販

者其不中等者退還本主所貴公私各獲濟用不至時
時紊煩朝省乞行支撥及不空費文移令逐處拘攔虛
積壓下未修軍器久遠深為不便今取進止

奏北界爭地界

準密院劄子節文北界於銀坊城創修寨壘侵占南界
奉聖旨令程琳河北都轉運司提點刑獄司擘畫如何
理占拆去者

右謹具如前當司勘會昨據定州軍城寨申銀坊城南

冶谷口有北界兵馬創起寨子當司尋具聞奏乞下沿
邊安撫司施行自後雖知安撫司曾與北界公文往來
至今未曾拆去寨子又緣自來安撫司邊機文字不曾
關報當司不見得安撫司逐度說何事意如何占理及
不知北界却以何詞為答今來已立寨子貯畜器甲及
防城之人不少事勢已成竊恐難為追理蓋是邊臣從
初失於違慢當其建寨未成之時不早爭占及建寨雖
成未貯甲兵之際又不能拆去今已縱成其計却欲理

會必須費力兼當司全不知北界與沿邊往復意度見行體問候見次第或有管見別具奏聞次謹具狀奏

論契丹侵地界狀

右臣伏見北朝近於界首添建城寨及拘囚定州巡兵湯則侵過銀坊治谷地界等事竊聞朝廷至今未有分明嚴切指揮令邊臣以理爭辨竊料朝廷之意必謂爭之恐有引惹之虞此乃慮之過而計之失也夫北人之性號為勁悍欺弱畏彊難示以怯今杜之於早而力為

拒絕猶恐不能若縱之不爭而誘其來侵乃是引惹況
西山道路有三十餘處皆可行兵其險要所扼在於軍
城銀坊等路爲彼奪據而不爭則北寨王柳等口漸更
來侵豈能爭矣是則西山險要盡爲彼奪一日使虜以
大兵渡易水由威虜之西平陸而來以奇兵自飛狐出
西山諸口而下則我腹背受敵之患不知何以禦之此
蓋兵法必爭之地也且與人為隣敵而自棄險要任彼
奪據而不爭雖使我弱彼彊尚須勉強何況勢鈞力敵

又違誓約而彼曲我直乎臣謂朝廷所以然者蓋由未
察虜中強弱之形而不得其情偽之實也臣又見朝廷
常有懼虜之色而無憂虜之心夫憂之與懼名近而意
殊憂者深思極慮而不敢暫忘懼者臨事惶惑而莫知
所措今邊防之事措置多失其機者懼虜之意過深也
若能察其強弱之形得其情偽之實則今日之事誠不
足懼而將來之患深有可憂奈何不憂其深可憂而反
懼其不足懼且戎虜雖以戰射為國而耶律氏自幼承

其父祖與中國通和之後未嘗躬戰陣遭掠敵謀臣舊將又皆老死今其臣下如貫寧者無三兩人寧才不及中人已是彼之傑者所以君臣計事動多不臧當初對梁適遣使河西使與中國通好及議和垂就不能小忍以邀中國厚利乃與元昊爭夾山小族遂至交兵而累戰累敗亡人失馬國內瘡痍誅歛山前漢人怨怒往時虜殺漢人者罰漢人殺虜者死近聞反此二法欲悅漢人漢人未能收其心而虜人亦已怒矣又聞今春女貞

渤海之類所以離叛攻劫近纔稍定方且招輯敗亡修完器甲內恐國中之復叛外有西夏之爲虞心自懷疑憂我乘虛而北襲故於界上勉強虛張因我巡兵侵我地界蓋其實弱而示彊者用兵之詭計故臣謂苟能察其彊弱知其情偽則無不爭之理何必懼其不足懼哉自國家困於西鄙用兵常慮北戎合謀乘隙而動及見二方相失而交攻議者皆云中國之福夫幸其相攻爲我之福則不幸使其解仇而復合豈不爲我禍乎臣謂

北朝昨所以敗於元昊者亦其久不用兵驟戰而逢勍敵耳聞其自敗衄以來君臣恐懼日夜謀議通招丁口揀募甲兵處處開教閱之場家家括糧馬之數以其天姿驍勁之俗加以日夜訓練之勤則其彊難敵矣今彼國雖未有人然大抵爲國者久無事則人難見因用兵則將自出使其交戰既頻而謀臣猛將爭能並出則是夾山一敗警其四十年因循之弊變驕心而爲憤志化隋卒而爲勁兵因屢戰而得驍將此乃北人之福非中國之

福也此臣所謂將來之患者也然二方勢非久相攻者也一二年間不能相并則必復合使北人驅新勦之彊兵無西人之後害而南向以窺河北則又將來之患大者也臣雖不知朝廷顧河北爲如何但於本路之事以今年較去年則亦可見去年以前河北官吏無大小皆得舉材而擇能急於用人如不及者惟恐一事之失計故也自今春已來差除漸循舊弊凡幹敏之吏熟於北方事者舉留奏乞百不一從不惟使材臣能吏不勸而

怠亦足見朝廷不憂河北之事辦否也至如廢緣邊久
任之制而徙劉貽孫以王世文當冀州李中吉當廣信
王中庸當保州劉忠順當邢州如此數人於閑慢州軍
尚憂敗政況於邊要之任乎臣愚以朝廷不以北事為
憂則又怯懼如此既曰懼矣則於用人之際又若忽而
不憂此臣之所未諭也臣聞敵人侵我治谷雖立寨屋
三十餘間然尚遲延未敢便貯兵甲更伺我意緊慢若
不及早毀拆而少緩縱之使其以兵守之則尤難爭矣

此旦夕之間不可失也至於湯則亦聞囚而未敢殺此亦不可不爭臣願陛下但以將來之患為憂不忘此事用人之際革去舊例而惟材是擇勿聽小人之繆謀勿於忠良而疑貳使得上下畢力庶幾漸成禦備至於目今小事未銷過自怯懼夫事之利害激切而言則議者以為太過言不激切則聽者或未動心此自古以為難也況未形之事雖曰必然而敢冀盡信乎伏望陛下留意聽納不以人廢言則庶竭愚瞽少裨萬一謹具狀奏

聞謹奏

論河北財產上時相書

某頓首啟仲春漸暄伏惟相公尊體動止萬福某不佞
少以文章言語自任而頃備諫諍之臣得與朝廷論議
當中外多事天子急於聽納之時不以爲愚而屢加獎
擢及得寵太過受恩太深則自視區區素所任者不足
以報一作萬一故方欲勉強不能以圖自三字一作效
而蒙相公不以爲不才而擇天下諸路中最重之地以

授之而責其所為

一作報效

當此之時自宜如何可以塞責

及臨職以來迨

一作近

將半歲齷齪自守未知所措

一作為

非敢怠也誠有說也

一作焉

至於山川險易城寨屯防邊

陞守備等事是皆河朔之大者朝廷已委樞密富公經

畫之矣而本司之事自不為少凡自河以北州軍縣寨

一作州府軍縣

一百八十有七城主客之民七十萬五千有七

百戶官吏在職者一千二百餘員廂禁軍馬義勇民兵

四十七萬七千人騎歲支糧草錢帛二千四百四十五萬而

非常之用不與焉其間事目之節利害之源非詳求而
審察之不能得其要前張鼎之等急於舉職公家之利
知無不為其興利除害便於事者極多而時有失於不
審更改過繁而涉

一作失

於苛碎者故自繼職以來遵其

所長戒其所短凡事關利害者慎之重之未敢輕議今
半歲矣官吏之能否公私之弊病粗已得其十七八而
又取

一作先求

其事涉苛碎紛繁而下切患之有司自可改

復不煩朝廷處分者先以次第行之乃暇及於其它然

其事繫利害有司不敢自決必當

一作而必

上聞者其類甚

多而久之

一作初則

未敢干

一作以煩

朝聽者不惟自疑於不審

誠慮朝廷鑑曠之等前失不能盡信其說而必

一無必字

從

之今慎之久矣得之詳矣苟有所請實有望於見信而

從之也凡河北大事富公經營之外其要不過五六其

一作凡

不可為者一其可為者四五耳雖皆有司之事然

朝廷主張之則能行不主張之則亦不能為也自古邦
國財產之利必出山澤故傳曰山海天地之藏也自兩

漢以來摘山煮海之利必歸公上而今天下諸路山澤
悉已權之無遺利矣獨河北一方兵民所聚最為重地
而東負大海西有高山此財利之產天地之藏而主計
之吏皆不得取焉祖宗時哀閔河北之民歲為契丹所
困盡以海鹽之利乞與疲民此國家恩德在人已深而
不可奪者也西山之長數百里其產金銀銅鐵丹砂之
類無所不有至寶久伏於下而光氣苗礦往往溢發而
出地官禁之不許取故捨此惟有平地耳河北之地四

方不乃千里而緣邊廣信安肅順安雄霸之間盡為塘
水民不得耕者十八九澶衛德博濱滄通利大名之界
東與燕歲歲河災民不得耕者十五六今年大豐秋稅
尚放一百萬石滄瀛深冀邢洺大名之界西與北鹹鹵
大小鹽池民不得耕者十三四又有泊淀不毛監馬棚
牧與夫貧乏之逃而荒棄者不可勝數大山大海之利
既不可取而平地堪出財賦者又有限而不取

一作入不多

其取者不過酒稅之入耳其入有數而用度無常也故

雖研桑之心計捨山澤與平地不能爲之此所謂不可

爲者一也

一本無此九字

及其用有不足不過上千朝廷乞銀

絹而配

一作下殍

疲民號為變轉爾此近年之弊也

此六字一作所

謂不可爲者二也

然若能擇官吏以辦職事裁僥倖以減浮費

謹良材精器械以助武備因貴賤通漕運而移有無如

此之類苟能爲之尚可使邊防粗足而京師省費用此

冀

此三字一作尚足以

裨萬一而皆有弊病理須更改事目委曲

非書可殫敢具其大綱列於別紙伏望特加省覽察其

利害或其所說不至大乖戾望少信而從之俾畢其所為若夫盡其所為而卒無成焉則不待朝廷之責而自當劾去若其有以裨萬一則何幸如之伏惟聰明少賜裁擇不宣某頓首再拜

自劾乞罷轉運使

右臣檢會轉運司近為相度順安軍塘泊水口予與楊懷敏等所奏頗有異同議方未決近準樞密院劄子節文臣寮奏乞今後近塘泊州軍人戶地內蘆葦等並不

得採取及自順安軍以西漸近西山水難瀦聚今即不
往開治及乞今後標占却人戶田土即將官地給還人
戶或估計價錢給付等第奉聖旨依奏仍令本路提刑
田京專切管勾者臣伏見國朝之制河北轉運使皆領
都大制置屯田使之名兼臣赴職之初被朝旨密授經
略之任以此見朝廷差選之際其任非輕於臣職分之
間所責尤重至於塘泊邊防利害之事皆其職也職隨
其守咎將安歸豈有親蒙密授經略之旨身領都大制

置之名而煩朝廷別委他官專切管勾則臣之不才不能任事不待彈劾可以自知況臣將及暮年絕無績効考其常課已合黜幽又以不才失其本職且都大制置豈是假人之虛名苟非其人自當易去豈可容不才之人尸位移本職於他司使臣偷安實難自處伏望聖慈據臣不才失職之狀降授一小郡差遣庶以警勸在位之人臣無任祈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文忠集卷一百十八